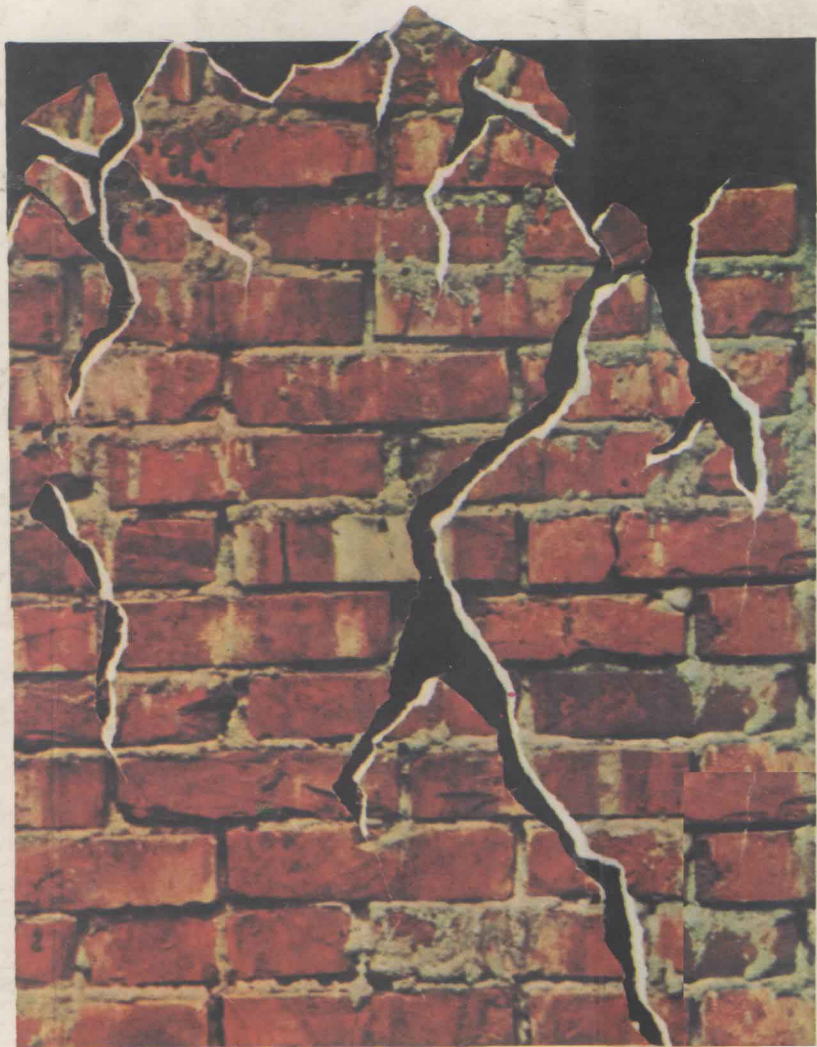


哭牆

大林文庫41 / 張曉風 著



大林文庫41

張曉風著

哭

牆

大林出版社印行

哭 牆

張曉風著・大林文庫41

出版／印刷／發行：大林出版社

台北市杭州南路1段143巷48號

郵政劃撥19235號

再版：中華民國69年9月25日

版權所有・不許翻印

行政院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0030號

序

我是幸福的？或者，我是不幸的？我不知道。

我常常是歡欣的，我常常流淚。

結婚三年多，愛情仍完好，夢仍酣。而粉藍色的嬰兒床裏躺着我小小的孩子——以水，以詩，以花，以雲，以星光捏成的小男孩子。能愛，能被愛，四壁有書，窗前有樹，我還能多索求什麼？

星期日，我們去教堂，白袍的詩班如閨門一般把音樂的流水釋放出來，我們祈禱，我們讀皮面金邊的聖經，我們覺得又安心，又快樂。天，總是在很高的雲上藍着。風，總是在很低的草間吹着。

而平時，我去教室，黑板前，講臺上，我們重拾溫庭筠的世紀，重拾姜白石的世紀，重拾馬東籬和貫酸齋的世紀，「萬樹綠低迷，一庭紅撲簌」，「樓上紫簾弱絮，牆頭礙月低花」。多麼遙遠的閒情，多麼東方的趣味！

如果我想幸福，那有什麼困難呢？如果我不去思想，誰能逼迫我呢！但是，上帝並沒有給我這樣的權利。

當我沿路而行，當我坐在擁擠的公共汽車上，我就知道我們的不幸。當我看到那些貪婪的臉，那些陰鷲的臉，那些肉慾的臉，我的心就下沉。火車站裏，巨幅的浮屍照片懸着，死去的是吾土，死去的吾民，我們心裏沖激着永不沉澱的悲哀。而從越南，不斷傳來戰爭的剪影，死去的孕婦躺在劫後的瓦礫裏，懷着她永不會誕生的希望。

這一切足以叫人痛苦而瘋狂。

「子食於有喪者之側，未嘗飽也」

「子於是日哭，則不歌。」

但我們的時代已經不流行同情了，古老的愛心逐漸冷却了。大多數的人可以很自在的一面看電視上的戰爭實況，一面很有味的吃宵夜。

也許我們是被訓練得如此的，我們也不敢思想，不敢同情，我們必須保護自己。我們如果像孔子那樣仁慈，那麼這個悲慘的時代足以使我們終年不飽，終生不歇。我的不幸，就在於我無法消滅我心中的愛和我心中的悲憫。太多的同情煎熬我，驅策我，在每個孤燈熒然的夜裏。

「哭牆」便是這些痛苦的畫像，這是一本潮濕的書，這是一本鹹澀的書，它不是精緻的玉器，它不供人欣賞把玩。

有一天，當我走完人生的仄徑。「哭牆」將仍然活着，像深秋後的槭樹，向人們說明，我已愛過，我已哭過，我已付出過。

曉風

一九六八、九、十

作者簡介

本書的作者張曉風，是個只會出過一本散文集的作家，但那本散文集却使她得到民國五十六年的中山文藝散文獎。她得獎的時候廿六歲，是得獎人中最年輕的一位。

這是她的第二本書，風格方面有很大的不同。她的小說比她的散文更多一份錯綜與深沉的美。

曉風也教書，教的是詞曲，她不覺得新舊文學之間有什麼衝突，事實上，她特殊的造意和造句都是從舊文學中蛻化出來的。

目 錄

序

作者簡介

1 哭牆.....一

2 鐘.....一五

3 訴.....四五

4 嗯，很甜.....六九

5 樹.....九一

6 潘渡娜.....一二一

哭 牆

一

那些粗礪的石塊便那樣堆疊着一帶斷牆。

那面斷牆，硬而且冷，有一種悲戚的肅穆。

而每到禮拜五，那些石頭就變得很溫柔，一種哀慟後摧腸裂肝的溫柔。每當那些流浪的猶太人聚在牆角下痛哭的時候，那種母性的悲哀與溫柔竟使厚厚的石牆有些不支。

那牆總是濕的，流在異鄉的淚是沉重的，不願被揮發的。

二

那牆總是濕的，他想，朝北的牆總是這樣的。

那也算一堵牆，倒是可笑得很，那樣半人高的水泥梁子，竟也算是一堵牆。可是，如果它不是一堵牆，它又是什麼呢？

那牆的年代想必很久了，從日本人到現在至少總有二十幾年了，二十幾年！人生是沒有幾個二十幾年的，當初在家鄉唱：「矮子矮，一肚子乖，他是一個大妖怪」的時候，做夢也不會想到自己會住在日本人住過的榻榻米上，穿着日本人穿着一個大姆指的拖鞋，把自己圈在那個半人高的，濕漉漉的長滿青苔的短牆裏——一團就是十幾年。

今年的雨季不知為什麼竟長得這麼特別，記得好像是從去年冬天就開始了，這樣無端地蔓延了三個季節，實在沒有什麼道理。況且那雨似乎全下在牆上了，把牆濕成一堆抹布，沒有絞水的抹布。

每次茗姐都是從那堆濕抹布邊走過來。二十年了，她還是那樣瘦怯。奇怪的是她雖然瘦，却從來不顯得枯乾，他不得不承認她仍然是很好看的女人。

很好看的女人，茗姐，他的嫂子。

那一年，自皓留在昆明，奉命破壞機場。那一年，多少中國人斷腸的一九四九年。

那一年，他十八歲，大學一年級，茗之剛畢業，做了他的助教。他們隨着學校一起撤退到臺灣。

自皓沒有來，但他們都堅持着要自己相信沒有死。他們就是靠着這個活下去的。

有時，他們也在一起談小皓，但不久，他們彼此都發現他們沒有辦法對那孩子有真正的親情。那個出生一月後便被命運留給祖母的孩子。

他們談純之，他的可憐的小情人。他們談着她的時候，她永遠是十六歲，是茗之的小妹妹，是長着桃花臉的小女孩。

那年春天他們總是在桃花樹下玩，他總愛用許多花瓣兒蒙住她的臉，不准她笑，也不准她呼吸，看能讓花瓣兒在她臉上停留多久。可是她忍不住，芬芳的呼吸便亂吹起一臉粉紅色的漩渦。那些又輕又嫩的春意便繞着她的鼻翼輕顫着，弄得他忍不住要用初生的微髭去摩擦那些桃花瓣，以及桃花瓣外的桃花瓣。

有時候鬧了氣，她也會哭的，哭出一串串鮫珠。她哭的時候下唇比上唇要突出一些，像一個受委曲的孩子。

可是，那一年，大人們決定要讓這兩個孩子結婚，那一年，大規模的拆散工作正在各處進行，他們却被決定要結婚。

「我們回老家去見見奶奶，」繩之臨走時說，「我還要辦一點點嫁粧，當然不會像姐姐那麼多，可是總要有一點點。我只回去一禮拜。」

可憐的繩之。她對自己的時代了解得太少了。

「我一定要買到我們老家的玉屏簫，那是成對的，兩個人合吹起來好好聽，」她的臉上掠過一陣癡情，一陣悲劇的迷茫，好像簫音微顫在很高的地方，「我要教

你吹的，你不知道那簫有多美。」

可憐的蕓之，她以爲她自己是列仙傳裏弄玉公主呢！

「你這兩天要給我找一家禮服店，給我租一件花邊最多的禮服。」

可憐的蕓之。

那一個禮拜，那一個禮拜，世紀悲劇的發生連廿四小時都不需要，何用一個禮拜。

他永遠不會看到那對玉屏簫了，就像她不會碰到那件花邊最多的禮服一樣。

剛到臺灣的那一年他總是哭，苓姐却是不哭的，雖然她的損失比他更多一些。

苓姐常來，老遠地來，只爲替他做一碗「過橋麵」。

每次他們吃過麵，就想起中國的西南方，那個天最藍，風最柔的地方。

每年，他總記得他自己的「結婚紀念日」，那個新娘沒有出席的紀念日。

畢業以後，苓姐把他拉到她教書的中學教書。她已經是訓導主任了，他發現她忙碌得簡直和他說話的工夫都沒有。她白天上班，晚上去跟神父學西班牙文，有空

的時候就練習速記。

他住在他的單身宿舍裏，對着一堵牆，無聊地用撲克牌打通關。然後每年在自已的「結婚蛋糕」上加一根紅燭。

他也發悶，可是他不打算用西班牙文救自己。西班牙文終於也沒有救成芥之，因為那神父回國了，換了一個中國神父。

那年中秋，就是前年吧，她請校工叫他去叫飯，那夜月亮圓得有些冒昧，把人心勾得慘清清的。

他們喝了不少加冰塊的烏梅酒。

後來她用西班牙話說了些他聽不懂的句子，他也沒問她。他們聽了一些老唱片，她便逕自回寢室去了，他掙扎着想回去，却沒有想到走到前廳就醉倒在那裏了。

半夜，他被一聲淒絕的叫聲驚醒。

「他死了，」芥之大聲的哭着，「我看見他死了，啊！他死了。」

他跑去拉她的手，搖她，滿室的月光被搖成一萬塊碎片。

；然後，那件事便那樣自然的發生了，事後她沒有哭，也沒有懊惱，只說：「以後不要告訴她，她受不了的。」

不久天主堂又來了一個比利時神父，她沒有再去了，那件事以後她就一直作踐自己。

「我們可以結婚的，不是嗎？」有一次，大概是他們在一起的第七、八次，他向她說。

「你瘋了，」她忽然嚴厲起來，「絕對不可能的。」

她說「絕對」兩個字的時候，全身的青筋都浮現出來。

可是，她沒有拒絕他。

他間或仍然會想起那個天很藍，風很柔的地方，仍然想起那片桃花林，以及他所從未見過的那對玉屏簫。

雨已經停了，茗姐會不會從那堵矮牆外過來呢？

他需要一堵高大堅硬的牆，可以讓他靠一靠，可以允許他痛哭，哭一九四九年

的春天——春天的桃花。

三

耶路撒冷的春天幾乎被乍醬草覆遍了，番紅花和石榴亂映在離人的淚眼裏，斑鳩的聲音把整個舊城叫得憂愁欲死。

那批猶太人在牆下哭着，那六十呎高，一百五十呎長的石牆下全是一片哭聲。阿拉伯人在不遠的地方監視着，不知爲什麼，那些哭泣和祈禱讓他們警覺到有什麼事要在這民族身上發生了。

二千年的流離，全民族的悲苦無告，全在哭泣的哀聲中流動着。

「彌賽亞！彌賽亞！願你裂天而降！」

「萬軍之耶和華啊！求你不要掩面不顧我們！」

羊角被高吹起來，有低低的念誦聲從羣衆中騰起，那古老的詩篇一百卅七篇

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

——追想錫安就哭了

我們把琴掛在那裏的柳樹上

因爲在那裏擄掠我們的要我們唱歌

搶奪我們的要我們作樂

說：「給我們唱一首錫安的歌吧！」

我們怎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

耶路撒冷啊！耶路撒冷啊

我若忘記你，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

我若不記念你，情願我的舌頭貼於上膛

.....

阿拉伯人望着他們，帶着仇恨，也帶着敬意。

羊角聲中有一種什麼比血更熱，比劍更寒的東西。